

方东美作品系列

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
下

方东美

孙智荣 译

中华书局

方东美作品系列

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 下

孙智榮 译

中華書局

目 录

第四部分 新儒家哲学之体系

第十二章 概述

311

- 一、新儒家哲学评值不一
- 二、综述古典儒家之流派,藉以说明新儒家在思想上之分歧
- 三、新儒家尤应领谢道家精神之影响
- 四、堕落之民族,处黑暗衰世长达百年之久(八六〇~九六〇),如何竟能得救于艺术审美精神与道德纯善精神
- 五、三派新儒家哲学及其主要特色

第十三章 新儒家哲学——唯实主义型态(甲式)

323

- 一、析辨周敦颐宇宙论之疑难
- 二、重表周敦颐之中心思想
- 三、邵雍思想之宗趣及其范围
- 四、邵雍所诠重要原理:(一)有限变异性原理;(二)交替律动性原理;(三)变化感应性原理;(四)圆成悉备性原理;(五)人心合德太极性原理;(六)知识规准客观性原理;(七)时分相对性原理。
- 五、中国上古社会结构、典章制度以及大易哲学适成为张载哲学之序曲
- 六、张载从事哲学之精神使命

七、据太和太虚之相摄互入以建立其形上学

八、太虚与气之关系为何?“气”之一词,有歧义

九、张载哲学兼通乎道家及荀子

十、大心体物与知识客观性

十一、人类生命必须尽体神圣天命

十二、张载倡由道德智慧获致精神正蒙之道

第十四章 新儒家哲学——唯实主义型态(乙式)

347

一、程颐识力宏富,惜逻辑思辨力薄弱

二、其机体主义哲学就十二主旨倡明万物一体之要义

三、其哲学涵三大特色:(一)知识论上之观念论(二)道德理想主义;(三)形上一元论,保证天理之价值统会,生命元气充沛饱满,及尽性以至于命

四、定性哲学,明心体之泰然宁静,与精神之浩然伟大,饶有道家及大乘佛家之影响

五、二程兄弟之气稟差异

六、程颢哲学乃是一套澈底之总体主义

七、程颢因受王弼贵无论之影响,致误解《易经》大义

八、格物与拟人两套本体论,兀自有别,程颐却侧重后者

九、混淆上古两大哲学宝藏及传承,程颐立场由《易经》转移至《尚书》之大中意符

十、中乃形上本然之妙,程颐视之为天道或心之同一体

十一、中论三项理论后果

十二、程颐拟人本体论述要

十三、评论:其逻辑弱点及其形上学之矛盾

十四、综结:程颐陷于二元论之困惑

第十五章 新儒家哲学——唯实主义型态(丙式)

367

一、朱熹哲学之历史凭藉

二、道体之无穷遍在观,至少涵五义,导致其太极说,浸淫既深,难以自拔

三、朱熹因受道教及阴阳家之影响,致误解《易经》

四、等太极于道或宇宙之理,致于道器或理气关系产生种种不同之看法,殊难融贯

五、其宇宙发生论图表掩藏一套道教或阴阳家之说,与真正儒家相抵牾

六、其太极说化为一套宇宙论,仍不脱理论疑难

七、玄想太极为(甲)宇宙之理;(乙)生命之理;(丙)心之理;与(丁)道德之理及其与致知之关系联,处处不脱经院主义思想之限制

八、其知识论混淆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

九、对“性”之一词,其认定与评价不一

十、其哲学人性论饶有宗教色彩

十一、其中和说之历史资源有四

十二、是说之理论发展四期

十三、心兼体用之三面观:形上学、知识论、价值论

十四、心为主宰说,及其理论上之重大效果

第十六章 新儒家哲学——唯心主义型态 393

甲◎陆象山

一、新儒家哲学转入唯心主义,视万有以心为支点或枢纽

二、象山乃天生之唯心主义者

三、万有同心论

四、人性平等论

五、人心上跻天道论

六、仁义彰显心性论

七、理想价值超越论

八、世俗界之卑陋

九、超越理想界如何失而复得

乙◎王阳明

十、机体主义点出中国古典哲学之最高价值统会，然却适成阳明哲学之起点

十一、人类生命与天地万物同仁一体

十二、由心之灵明发窍处进于明德。更由自我反省、自我超升之昭明灵觉陶冶万有以博爱与亲仁之喜悦启发之，共享至善

十三、就(一)存在与价值；(二)认知之心体；(三)客观之理性；(四)知、行、意、知等，论二元统一性原理

十四、语言在伦理学与哲学中之不同用法——有德之言与造道之言

十五、唯心一元与唯实二元之论评

十六、阳明心学：心统体用，为之枢纽

十七、良知及其致之之道

十八、阳明哲学之演进历程

十九、四句教之异解

二十、阳明与道家

二一、阳明与佛家

二二、最后归趋儒家精神

第十七章 新儒家哲学——自然主义型态 427

一、王廷相本动态唯物论驳斥宋儒

- 二、东林学派(如顾宪成、高攀龙、陈一本等)及其它学派之反对阳明
- 三、王夫之(船山)功能派自然主义之兴起,其唯气宇宙论实掩映一套超物质之本体论——道论,与一套超自然之价值论——道论
- 四、心用有三,扮演三种不同之角色:自(一)形上学、(二)心论理学与(三)本体论等,三方面而观察之
- 五、船山哲学具三大特色,可以三观综括之:(一)功能主义观——由用以得体;(二)道器合一观——以大道无限为媒体,合形上形下二界,澈通一贯;(三)人为枢纽观——宇宙生命之律动以人为枢纽(依),盖人有理性之权衡、知识之发见与生命之创造
- 六、船山之排佛辟老,持论确切有据,谓二者皆托损以鸣修,病生以趋死
- 七、颜元、李塨之实用主义反经院派之新儒家,谓中国古典文化之衰,新儒难辞其咎
- 八、兹派实用功利主义之弱点
- 九、实用主义之新儒家,其优点则在于尊生,思想活力充沛,适于创造,戡天役物,征服自然
- 十、主张改革教育,启明人性,力行良治(理想政府),克尽天职,光明堂堂,存学、存性、存治、存人
- 十一、严斥佛道二家之非
- 十二、戴震反对宋儒,列举十大理由如次:(一)形上一元论;(二)理在器界之地位;(三)道器之分;(四)科学与形上学之效用不同;(五)理在秩序【有物有则】;(六)性论;(七)理性之天地情调;(八)理之主客有效性(共准),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有别;(九)自然性与必然性之关系可

解(必然者、自然之极致);(十)哲学人性论之主要问题。

十三、戴震自然主义形上学之结构系统,析为三组论证,诠表根本要义,附列旁注,以实其说而证立之,条条衔接,逻辑系列一贯,以符号标明之,如次:一;一之一;一之一附一;一之一附二;一之二;一之三;一之三附一;二;二之一;二之一附一;二之二;二之二附一;二之三;二之三附一;二之三附二;三;三之一;三之二。

终曲

第五部分 附录

一、著者简历	473
二、著者本书“摘要”手稿原迹	475
三、著者简要自述	479
四、大哲风貌剪影——东美先生其人及其志业 译者	481
五、东美先生著述分类细目 译者	501
六、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:比较生命哲学导论——纲目	515
七、书评 华珊嘉	523
八、陈荣捷教授来函 陈荣捷	529
九、国际哲学界对本书及著者评鉴举隅 译者	531

译者简介

第四部分

新儒家哲学之体系

第十二章 概述

新儒家哲学，顾名思义，旨在继承孔孟原始儒家之统绪，而求其赓续发展。谓其能遥契而上接古道统之传者，盖史家及社会一般之公论，亦新儒诸子所以深心自许者也。（注一）惟当时在位者，辄以“危疑社稷”目之，诋为“异端”。彼权贵者流，大腹便便，甘肥自恣，包藏祸心，厚颜无耻，丁邦国艰危之际，即汲汲然，纷纷卖国以自保，并天理良知亦举而廉价贱售之，以遂其个人一己之私欲焉。而新儒兹派哲学之真理，所以竟能历劫犹存者，唯是不计一切代价牺牲，洵“百死千难得来”，亦云壮矣！可于朱子阳明见之，其著例也。（注二）

惜新儒各家之间，辄呶呶对诤，自相攻伐不已，可胜叹哉！或同代相攻，譬如朱子及其门下之于陆氏兄弟；或异代张伐，如于前人，凡思想上不与之同情者，则严阵以赴，攻讦备至，丝毫不留余地，复吐其辛辣讽刺之辞，发若长程飞弹，痛绝而诋毁之，极摧陷爆破之能事。贤如船山，犹不值陆、王所言，斥为“阳儒阴释”、“邪说诬圣”；颜元、戴震竟丑诋程、朱“伪学欺世”，一味曲解，致令孔孟原始儒家之真面全非。（注三）（颜曰：“必破一分程朱，始入一分孔孟！”戴曰：“宋儒以理杀人！……

死矣！更无可救矣！”）

一

新儒各家，皆自命学宗孔孟，“得其真传”。果而若是，何以所见言人人殊，至于斯极？吾人但取韩非、荀子之说而观之，此不足异也。韩非有言：自孔子歿后，儒分为八；荀子复谓世有大儒、雅儒、俗儒乃至贱儒之不等，盖缘人有气质秉赋以及性格成就上之差异致然。哲学家类型不同，倾向互殊，不亦宜乎？新儒之争，谬在过于执持世俗所谓之“正统”、“道统”观念，循至武断卑陋，甚无谓也。余请一本确切史实而为言：凡真正大儒，宅心《大易》生生哲学之天地中，尚大心体物，则心量狭隘之过，尤不得犯。盖斯过，乃一切武断卑陋之源也。

至于新儒各派思想歧异之故，细按下述情形（含三大主因），不难得解：

第一、新儒各家，纷纷诠表其思想体系，虽云悉宗孔子而受其影响启发，然而孔子本人原面临两大不同而久远之历史传承，如本书首章所示。

其一曰《尚书》所传之“洪范九畴”思想。其中实以“皇极大中”之象征意符为核心，代表一套神秘化之宗教信仰，笃信本体与价值界之天上原型，只合就永恒面而隐然构想之。在历史之发展上，此种神秘化之宗教，与上古之神权统治制度，原密不可分。正义势须诉诸理想君主天纵圣明之领导，乃有实现之可能，是即预涵德治。然除少数理想君主外，现实政治乃祸多福少；往往流于腐败不堪之境，故亟须理性自觉出而拯救之。经此一番理性拯救之后，昔日神明，既放诸超越之永恒界，神秘宗教，乃随之而逐渐逝世矣！宗教原为人生理想之指标，其代之而兴者，厥

为反省性之道德，于以组成伦理中心之文化结构。此乃孔子思想之保守而兼因袭面也。盖其踵武周公，将人生之宗教意义，配属祭礼之履践实行，视祭礼乃由内心对永恒生命（含天、地、人）表现一大虔敬之情。在哲学方面，对上古神秘宗教所涵之洪荒时代本体论，孔子遂置之，存而不论。（《庄子·天下》篇曰：“六合之外，圣人存而不论。”）全副精神贯注于发挥“民为邦本”，倡“良知互逆”、“忠恕絜矩之道”，而澈贯乎社会、道德与精神民主之典章制度者也。（注四）

反观老、庄所创之原始道家，全部摆脱世俗宗教之后，即由追求“重玄”而重重无尽，着手建立其形上学体系，揭示宇宙大全根本统一，可自变、常二面而综观之。（庄子曰：“道通为一”；“建之以常、无、有，主之以太一。”）“大中”意符乃专就永恒面而为言，故于其所涵之种种限制，原始道家即可尽超越之；然道家亦尝强调“反者，道之动”，而归致乎永恒。是则，又显与神秘“大中”所涵之洪荒时代本体论，终相凑泊矣。

其二曰《易经》所传之《大易》生生思想。孔子之所以力戒求免，终不与老子一轨同风者，盖由其另有一大久远之传承可援，因而迭创奇迹也。六十四卦旁通相错之象征系统，既完成于先，俱表社会与政治之结构，呈层层演进格式，孔子乃对之赋予种种诠释，终于次第衍成：（一）自然含生论；（二）道德实践论；（三）价值总论；与（四）价值中心万有论，肯定万有平等生存之理由。孔子以余所谓典型之“时际人”身份，将万有一切、凡思想象可及者，悉投注于时间创造变易之铸模中，而一一贞定之，于以洞见吾人所寄迹之宇宙天地处处布濩大生机，表现为大生广生之创造力，是谓“生生之德”。面对此种弥贯全宇宙天地之创造权力，人类即应当下自觉，诚明在躬，沛然兴起，而参于天地，赞其化育矣。于兹可见：人性崇高论，实由创建初

期之原始儒家显扬之、肯定之，并由之引申一套极高明且启人向往无穷之哲学人性论，保证人性之内在价值与尊严。沿此思想途径，孔子与其高弟商瞿，乃成为最具有原创性之变易哲学家，而大开中国思想生面，厥功伟矣！然孟子之深眼巨识，洞见人性之纯善而崇高庄严，亦夔绝千古、无与伦比焉。

就哲学而言，前述上古两派原始传承，在理论上犹未臻调和一致，化为广大悉备之系统。孔子之伟大显于变易哲学，致令神秘“大中”意符所涵之宗教意蕴反掩而不彰。关于神秘宗教方面，孔子所以垂示于吾人者，乃是“升中于天”，以天为宇宙创造力之本原，是则天为变易哲学之始点（故《周易》始乾）。准此，即毋需乎老子系统所谓“反者，道之动”云云。所谓玄之又玄、“重玄”之境，乃是得诸生生之究极结果（要其终也），而非宇宙发生史上、太初一点之原始所与。甚至孟子亦谓：圆满完成此心于人性之充分自觉，是谓即内在精神而体认天理。【“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，知其性，则知天矣。”】此言要义，不在逆人即天，而在摄天即人。易言之，人生乃一创造性之成就，而非返诸原始之所与也。此乃古典纯正儒家思想之结穴所在。凡违此枢要，即落曲解。例如董仲舒所谓“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。”（注五）姑就《尚书》所涵洪荒时代本体论之立场而观之，其言可真；然若就《周易》创造变易哲学之立场而观之，则显属变窜原始儒家，或遁入道家阵营。

简言之，孔子之伟大贡献，在于系统诠释变易哲学，据以展示宇宙全体为一神奇创造之广大生命领域，价值意义，盎然充满，于以成就至善理想，为一切存在之所同参共享。孔子既为“时际人”，则其兴趣唯在囊括创造全域，薪向无穷之未来，而大化流行，新新不停。天为宇宙创造大力之源，其动能得失更迭，存存不消，而表现为天地生物之气象万千。其真切体验之，当下

即是。(注六)

与道家式之“太空人”所不同者，儒家毋需乎使其精神戛戛高举，逍遥乎无何有之乡，归致乎广漠之野（超时空界），而造妙入玄，驰情入幻，以快其心臆。然新儒家所处之时代较为晚出（自十一世纪以迄近代），故于佛、道典籍浸馈既久，自不免受其影响，纵心生厌倦者，亦不例外。其中某派攻击他派之际，辄径斥对方为老、释异端，良以其善能于对方之系统中一眼觑破若干佛、道影响之痕迹，故也。余谓斯乃毕竟由于道统观念作祟，去真正之孔子精神远矣！

二

第二，如前文所及，原始道家老、庄乃是最佳之“太空人”，其大胆玄想，腾冲超拔，耸入精神上之寥天高处，提神太虚而俯，回睨人间世之芸芸众生，及其种种愚愚昧昧、迷迷惘惘之情，而超然观照之，处处出之以机趣幽默、宽恕涵容。夫超然物外，不忤不悖者，于世无忤，于人无伤。道家乃是典型之超然艺术家，在生活与文化之领域中，尽有其大可发挥之余地，堪作精神空间，供其纵横驰骋，从事种种不同之活动，依据种种不同之价值，或正或负，或非正非负；在广大之艺术天地中，处处洋溢美感，万汇群品，足资欣赏，戚眉苦脸，“丑”亦可观。道家之心灵气质，夫既如是，则知如新儒家者，纵欲其完全自外于道家之影响，不可得也。如下文所示：新儒家率视人类为大同情之存在，而共同主张“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”。儒、道两家之共旨，大同在是，余则大异。由是观之，新儒家之排道辟老，殊无道理。孔子敬佩老子，对其“微妙玄通”、极高明之超越智慧，由衷欣赏，赞美备至。【至有“犹龙”之叹。】孟子辟杨、墨甚力

且苛，然终其身未尝有一言及于庄子者！道家于中国文化之形成，原有极珍贵之贡献，新儒中人，何以竟对之视若无睹，故予贬抑？

余谓道家精神适为新儒家所亟需者，盖有原因二端：（甲）原始儒家，固倡“天地万物一体同仁”之教，得道家精神以为助，则可以增益而加强之，使人人对大自然倍感亲切，或怀抱之，持为其一己体内充沛之创造力，而元气淋漓，酣畅饱满。【“挽彼造化力，持为我神通。”】稽其究也，则成为新儒家所谓之“天人不二观”。（乙）新儒家之心伤内疾，得道家精神以为济，则可以对治而疗愈之。盖道家尤擅超脱解放，使人人获享精神自由。新儒家在理论上，淑世爱人，然在其心灵深处，却不免愤世嫉俗，痛世界之罪恶，愤世人之荒淫，爱则有心，去则无力，焉望其能一切处之超然，置之度外？如是，则其清教徒主义式之理想不克实现，挫折之余，转乃另求补偿，而思报复于其自我之心灵。心之原善，竟翻遭谪谴，打入唯事净化，以求自赎。按其初也，虽自命孟氏之信徒；揆其实也，则何异乎荀卿之论性？是以余谓新儒诸公，苟能于道家超脱智慧之清泉，但取一呷之茗，则益能善持其立场，而真不愧亚圣孟子之徒矣！善味庄子，获益尤多。庄子不云乎？“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，土山焦而不热！”（注七）夫新儒家者，几清一色道德上之清教徒也。其于人群及世界所发见之种种罪耻污点，非出乎幻想而意之也，乃千真万确之事实。欲知其故，须熟谙五代史（九〇七～九五三）。五代承唐末之弊，乃道德堕落、最黑暗之时代。上行下效，廉耻道丧。（注八）其政治与社会上之生活方式，风气糜烂，直“兽欲主义”之大观耳。北宋新儒诸子，方其就炼狱以涤罪也，犹深惧乎重蹈前代之覆辙陷阱。庸詎知南宋朱子、象山之遭于前，晚明阳明之逢于后，竟相继目睹悲惨历史之重演，真可浩叹！

三

第三，历史世界，若但止一赤裸裸之自然世界耳，则其中所见种种罪恶，吾人径毁之可也！惟历史必表现为文化，方能超转，虽然，其间过程，备极曲折。五代之人，无分尊卑，皆荒诞不经之怪物也。置诸权力争夺，则残虐不仁；置诸经济世界，则挥霍无度；置诸行动世界，则低能如白痴；置诸道德情境，则横无忌惮，而为邪魔之尤。然其托身爱情与艺术世界也，则旷代之异珍、千古之瑰宝。其柔情蜜爱之本能，与夫纤妙入微之美感，实夔绝而无俦。其心灵之慧眼，尤得天而独厚，似生而专为品赏自然之大美、色相之富丽、感觉之锐敏，以及人类情感思想之深韵高致者。易言之，如斯人者，洵浪漫诗歌与象征艺术之绝世天才也。故一任其文艺女神缪斯之灵泉鼓舞，而神思纷披、妙极幽玄。大千万相，尽摄艺术灵台而点化之，织成纯美之境。化腐朽为神奇，召美感于俄顷。如斯杰作，特其成诸理性清明之儒家精神者寡；而得自超脱解放之道家精神者多耳。

古典中国文化之堕落，始于晚唐。五代之际，每下愈况，一切皆衰，唯余造型艺术与浪漫诗歌二枝竞秀。两者结合，共同护持纯美世界于不坠。更于其间班象赋型，高矗种种价值理想于人生之丑恶面上。据此艺术审美价值为骨架，道家特具之美感精神，遂得以逐渐渗入若干新儒家之心田，俾其别辟畦径，终于发现另一道德价值上之纯善世界，而与之孚尹相应者。斯北宋理学之所以兴也。新儒至是，方能上契孔子（闻韶）之叹，齐赞：人类与宇宙宛如一曲乐章，价值向往“尽美矣！又尽善矣！”

一般而言，由唐末至五代，道德颓废，而艺术斐然，生气蓬勃。诗人温庭筠、李存勖、冯延巳等，作品感人至深，其对大自